

喝茶时的发散性思维

□上海 罗光辉

吃过早饭,泡了一壶茶,坐在阳台上,打开微信看“疫情”。

窗户上有声响,窸窣窣的,抬头一看,是一只鸟,一只非常漂亮的鸟。

这可是贵客,端详这位客人,褐色的羽毛,腹部基本是白色,声音婉转悦耳,它在窗前或飞、或唱、或跳,用舞姿诠释着我期盼的信息——灵动、慈祥、亲切。我喝着茶,享受着这不知从哪儿飞来的美好。

我喜欢和三五知己一块喝茶。七年前,与一懂茶的好友旅居一半山小院,同行的还有一文友,邀我们前往的是一位儒雅的大姐。那儿山高林阔,云雾蔼蔼,山路弯弯曲曲,一路风光无限,翠竹两边间有奇石,平静安详犹如人间仙境。

午休过后,茶友弄了几根藤条和枝叶,我弄了一把不知名的野草,摆在那有十来米长的长条桌上。茶友用藤条、野草、枝叶撑起了一道风景,我用手机一拍,哇!不得了,出现了一个人影图像,真是天人合一,我激动不已,把照片发给在场的茶友,大家看着很是惊讶。茶友淡定,他敬畏自然敬畏天地,他认为很多事都是天意。他叫司机拿来炭炉、一套古色古香的茶具,用农夫山泉的瓶子装着从山涧溪流中取来的泉水,生

火,煮水,我们享受着那方清新雅致的茶环境,等着水烧开。

“饮茶可以振奋精神、荡涤昏寐,还能稳定心绪,陶冶性情,体现一种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雅情趣。”每次和茶友喝茶,都会有程度不同的收获:“千载儒释道,万古山水茶”。茶,一杯杯由浓到淡。换一种茶时,朋友会把喝茶的顺序倒过来,浓茶先倒出来放一边,先喝淡的。他说:“先喝淡的,再喝浓的,这样,就能体会到先过苦日子再过好日子的滋味。”

人生如茶,苦涩有时,甘甜也有时,我们喝茶,也在品人生。

“没有什么不会在岁月中老去!”文友一声感叹,引发了我的思考,我常想,人一辈子过完,能给这个世界留下一点什么呢?我们无法留住晨曦,也无法留住晚霞。春兰、秋菊、夏荷、冬梅,它们可以阅尽人间轮回,而我们却做不到,我们甚至抵不上小院外的那一截断墙残壁,它静静地守候在那里,欣赏燕雀低飞,聆听夏虫浅唱,守望着大自然的岁月更替。我们呢,做不到。

我们太渺小了,不过,我们可以发光,我们有思想,有生命,有灵魂,我们不能亮成灯塔,但可以闪闪烁烁。

是的,没有什么不会在岁月中老去,华西村老书记吴仁宝有句名

言:“家有黄金数吨,一天也只能吃三顿,豪华房子独占鳌头,一人也只占一个床位。”千金终有散去的时候,“穷,穷不过三代;富,富不过三代。”这是一句俗语,俗语有他的道理,我信。颜值高又如何,颜值也有迟暮的时候。不过,靠脸吃饭没什么可怕,有人靠不要脸吃饭都不怕。靠脸不靠脸,脸都会老去,靠不住。

一片羽毛在风中飘,看似无拘无束,自由自在,但羽毛要飘向哪里呢?我不知道,羽毛知道吗?估计也不知道。不知道去哪里,等于没有灵魂。

城市的建筑越来越高,有人喜欢住高楼,我不太喜欢住太高,我怕站在高楼的顶端,却望不见自己的家乡。

我喜欢和投缘的朋友在蝴蝶飞舞、鲜花聚拢处喝茶,作为人,在草木之间,在有田园气息的地方喝茶,能喝出无边情趣;和懂茶道的人在一起喝茶,能喝出五花八门的智慧。

天高云淡,日暖风和,思绪从七年前回到今天。一抬头,看到过年时我自拟自写的对联:临春岭花开有声,三亚河风过无痕。横批:顺其自然。

在三亚住了些日子,看疫情变化,看流年似水,看花儿盛开,看白鸢展翅,我,能留下些什么呢?

蒿儿团

□如东 桑云梅

小桌子前,老父亲老母亲端坐,八十多岁的老父亲满头银发,七十多岁的老母亲安静严肃,说话也小声,两人似乎在搞什么仪式的模样,对的,择蒿儿仪式。锯齿状小叶片、细细茎儿,父亲掐回来的蒿儿,虽然本就是青蒿儿团,但他们俩还是要一根根过了手去,拣去草屑碎物掐掉老茎杆。皱巴巴的双手,一根根摩挲,抚摸小娃娃粉嫩皮肤的细致样儿。

习惯晚起的老父亲今天可是起了个早,说要去掐蒿儿,因为我们还有阿姨们都喜欢吃蒿儿团了。老母亲和阿姨们都不喜欢吃豆沙、芝麻、蛋黄肉松等馅儿的蒿团,于是我们全家一直以来只喜欢吃没任何馅儿的蒿儿团,醇正的蒿儿团子。奇了怪了,这钢筋混凝土浇筑的城市哪里还有蒿儿的容身之地呢!老父亲说派出所北边路口下去的河边有,野蒿一块一块的长的。可以想像老父亲怎样佝偻着背,在河边那片青菜砖头又杂物的野地里,寻找低伏于地的矮蒿儿,这片乱糟糟的野地在旁人那里不值当,在他眼里到处躲藏着青绿色的小宝贝。初春的清晨暖阳一定将他沐浴,伴着鸟儿们的婉转啼鸣。爱捉迷藏的小宝贝们即使调皮也逃不过老父亲的火眼金睛,一个个被逮住放进袋子里,一路欢畅,还家。

“掐了有两斤呢!小,掐晚了,大头儿给旁人掐走了。”老父亲得意而

又有点可惜。新鲜的青蒿小宝贝们到底啥味道呢?满手抓一团儿,醒目提神一股清香,纯粹清淡若有似无,来自山野的自然之风。

下午上班前,看青蒿儿正泡在两个盆里,经水融合,柔软滋润得舞蹈般舒展了,水灵灵的,做出一副讨人喜欢的颜值姿态,在老父亲老母亲的接力与联手过程中,完成蒿儿团制作。办公室电脑桌前,在紧张处理公务的同时,我还设想他们在家里悠然的制作节奏。老母亲将蒿儿开水焯下,切碎切细,与糯米粉、白糖相和,老父亲开始揉面,老母亲一旁加水,老父亲肯定叮嘱:“倒水倒水——停——再加点儿、再加点儿——够了够了。”揉面可是个体力活儿,加上老父亲那股一直以来的较真劲儿,要将蒿儿均匀地散布在面团里,不能这里多那里少,还会把面团揉捏许久,这样才更糯更粘更细腻。我知道,容易出汗体虚的老父亲,待他揉完肯定是一身微微汗。紧接着,一节一节捏离,搓成大圆子,上笼蒸熟,一气呵成!然后,便等待着蒿儿团的面清香,萦绕厨房,荡漾全家,香染邻居。

下班到家,又香又糯又软的蒿儿团已经一只一只地摆在饭桌盘子里,一个个碧绿的“小礼物”,圆滚滚青亮亮,满透着可爱欢喜。一嘴咬下去,对头,就是这个一年一度的滋味儿!

明年此时,我们全家一起“不寻花香寻草色”——掐蒿儿,一起“碎点青蒿上春盘”——做蒿儿团。

磨刀老人

□湖北武汉 李笙清

“戥刀——磨剪子喽!”一声熟悉的吆喝从窗外传来,我的心里不由得一震。一位头戴毡帽、腰系黑布围裙的老人,肩扛着笨重的条凳,慢悠悠地走在长长的小巷里,时不时地吆喝上一嗓子,便有老婆大婶们用我难以听懂方言打着接应。老人放下条凳,戥刀开口、洒水、磨刀,开始忙活起来。

这是那年秋天里发生的一幕情景,久久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。那年我人到中年下了岗,只好到广州打工,高不成低不就,辗转到了双水,却做不惯工厂流水线上的活儿。过去,我坐惯了办公室,现在的生活秩序一下子全打乱了,还真有些不适应,这令我心情苦闷意志消沉。我跟老人攀谈起来,才知道他和我竟是同一个乡镇上的人,这令我倍感亲切。

藏“红包”

□南通 杨汉祥

那晚,我正在家中的书房写作,老伴在客厅里专心致志地看她的电视连续剧。这时,6岁的孙子悄悄溜进了我的书房,神秘地拿出一个红包往我手里塞,并一个劲地催我赶快帮他藏起来。我问这钱哪来的,孙子连忙把食指压在自己嘴上“嘘”了一声,并指着门外说:“小声些,别让奶奶听到,这个红包是妈妈今天带我去姥姥家吃中饭时,那位第一次来姥姥家做客的小舅舅女朋友私下塞给我的。”

我问孙子:“这个红包为啥要托我帮你藏起来呢?”孙子像小大人似的说:“如果交给我妈妈保管,她肯定帮我存银行,我看不见、摸不到、用不了。”我正色道:“这怎

么行?你这不是在欺骗你妈妈吗?”

孙子一脸不屑:“你平时不也有一些小钱没有上交给奶奶嘛,你全藏在了你这个书桌最底下那个抽屉的最底层,我早就看到了,要不我喊奶奶来查一下……”我连忙捂住孙子的嘴说:“别,别,我帮你藏还不行吗?”孙子狡黠地一笑,说:“我早就料到了,这个忙你不会不帮。”

看着孙子离开我书房时那副得意洋洋的模样,我哭笑不得。这才醒悟:即使是面对孩子,做了不该做的事都得“买单”。虽然眼下我这个当爷爷的人竟然被这个小屁孩拿捏在手,但我和他说好了,我们都只此一次,下不为例。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


叶甫盖尼耶维奇《天竺葵》

时光深处忆姨婆

□湖南耒阳 王晓阳

“清明时节雨纷纷,路上行人欲断魂。”清风吹起衣袖,让我格外想念去世多年的姨婆。

我的姨婆是一个温柔婉约的女子,修长的身材,俊秀的脸庞,刚好的头发,不长不短,仅仅遮住脸庞,用发卡夹着,别有风采。

小时候,每次拜年之后,姨婆总是挽留我住几天。那时的我常常咬着嘴唇,双手弄着衣角,摇摆不定,在留与不留之间徘徊。姨婆最后决定地说:“晓阳,就在这里住几天。”我最终答应了下来,就是因为喜爱可敬的姨婆!

姨婆一共三姐妹,外婆最大,姨婆是老二。因为姨婆的父母没有生育儿子,便为姨婆招婿,延续香火。姨公是一个性格开朗的人,育有两个儿子、两个女儿。每每遇到喜事、趣事、乐事,他就大声豪爽地笑,笑声往四周洋溢,溢到高大的枣树,溢到波光粼粼的池塘。

姨婆姨公相濡以沫,相敬如宾,

总是一副微笑幸福的模样,仿佛生活没有忧愁。现在想来,这就是嫁给爱情的样子吧!

姨婆对子女的爱,如一片蓝湛湛的天空,深沉而宽厚。她自律豁达,总是鼓励儿女力争上游,堂堂正正做人,干干净净干事。她的一言一行,一举一动无不带着迷人的神采,指引着儿女前进的方向。即使在生活艰难时期,也恪守做人的本分,这深深影响了儿女。大儿子很孝顺,也很出息,在常宁水口山工作。两个女儿也不错,嫁在当地,生活幸福。只是小儿子反道而行,屡屡让她失望。老大不小了,游荡四方,崇尚单身。急坏了姨婆的寸寸柔肠,无奈地叹息:“儿大不由娘,由他去吧!”

最令我难忘的是霜降后的一个夜晚,星光暗淡,月亮羞涩地躲在厚厚的云层里。厅堂前,我靠在姨婆温暖的怀抱里,听她讲牛郎织女,讲刘关张桃园三结义。我沉醉于动人的故事中,被憨厚的牛郎、善良的织女和义薄云天的刘关张深深感动着。

姨婆动情地说:“晓阳,做人要善良、讲信用,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。”我认真地点点头,心中已播下了一颗至美至善的种子。

“姨婆,您看,月亮出来了!”我高兴得大嚷。月亮冲破云层,绽放出柔和的月光,为大地披上了一件朦胧纱衣。一缕缕月光调皮地穿过大堂,嬉戏般投射在姨婆的脸庞上,柔美慈祥。这一幕一直定格在我的心中,如一座庄重的雕像,深深感动着我,指引着未来的路,即使风云聚散,也不改变。

2007年,外公因病逝世。在葬礼上,我见到了久别的姨婆。她明显清瘦了,但精神很好,左手握着我的手,右手轻拍着,温柔地笑着说:“我的晓阳,结婚成家,是个男子汉了!”我洗耳倾听,一如小时候一样。不料人生无常,姨婆得了重病,撒手人寰,那一面竟成诀别。

时光流转,往事如烟,但每当清明时,我就格外怀念姨婆,怀念她如月光一样的人生,心中充满了光明和力量。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322号